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
交友嘗於所寓閭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
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
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
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碁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
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
嘗獲登斯堂爲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爲未足而復
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

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眾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黷穢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

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荐陸倕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夫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蹈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旣

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
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
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
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
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
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尙亦有利哉予敢以是
爲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
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傳刻至亦多矣而止今依抄本補刊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
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爲之流涕
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
吳王恪矣無忌乃爲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
王爲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
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旣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
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己者乃不在於
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

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搆害元德蔑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爲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羣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戡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喋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

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爲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尙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輩爲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逆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

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臣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輩未足深恨太宗爲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非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有所明不無所蔽在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曰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姬其庶幾知此者乎

夫姦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
以忠論王瑗得姬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
則太宗之袂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
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
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
遂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
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
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
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

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則在王珪
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
其賢乎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丞相葉信公墓
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概後三年始從東
陽許君獲觀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
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
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爲許氏子孫

所藏嗟乎今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
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
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
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
良既得以快覩前修之真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
爲人抑何幸與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叔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
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叔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鏞

鑪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合則失之鄙輕重不審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襍小大不分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鑪固鑪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爲鑪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虛而懸之投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鑪鑪之難也如此今叔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

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既良矣
非六藝之書不講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
而欲求通於千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
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爲之師許君文懿公之
子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梟氏
者耶早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
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
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時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
於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叔聲是不猶鏞

之善鳴噲呺而清越者耶嗚呼以叔聲之名觀叔聲之爲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鳧氏能爲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爲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楊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爲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鑄叔聲哉

諫官箴

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爲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